

云中岳著（香港）

# 绝代枭雄

新武侠小说

荆楚书社

上



云中岳著（香港）

# 绝代梟雄 上

荆楚书社

云中岳著 (香港)

# 绝代枭雄 下

荆楚书社

绝代枭雄

上、下册

〔香港〕云中岳 著

\*

荆楚书社出版、发行 太平洋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8.75印张 2插页 60.8万字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 —80539—012— 6

I·7 定价：（上、下册）9.80元

四月天，中原的黄土平原上暖洋洋。

小伙子秋岚拭掉额上沁出的冷汗，吸入一口长气，摇摇头，感慨地自语道：“姓钟的淫贼固然是自取其辱，但罪不至死，这位青云客未免太狠了些。他这位宝贝妹妹，也太小题大作了。”

他身旁的小弟秋雷耳力超人，哼了一声接口道：“不能怪谁，强存弱亡，理所当然，青云客名列字内三凶三邪三菩萨之列，当然有任意处死弱者的权利，何况姓钟的咎由自取，瞎了眼硬往鬼门关闯，怪谁？”

“弟弟，你这种想法太可怕，名宿高手便可以任意杀人？不可以的，弟弟。”秋岚摇头，正色指责。

秋雷极不耐烦地冷笑，傲然地说：“我只相信事实，一旦大权在握，天下间唯我独尊，为何不能处置那些该死的，替天行道，快意恩仇，方不负十余载辛勤苦练，不至辜负了满腔热血与大好头颅，哥哥，你这种畏首畏尾死执理字的处事态度，我不同意。”

秋岚苦笑，他对这位极少相聚的弟弟无可奈何，叹口气说：“弟弟，终南狂客老前辈把你教坏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污蔑我的师父？”秋雷暴跳如雷，不悦地叫。

“我无意污蔑终南狂客老前辈，只是，我反对他那种目空一切，是非不分，任性而为，只讲强权生杀予夺的作风，有失练

武人明心见性择善固执之旨……”

“你停嘴好不？”秋雷暴躁地打断秋岚的话，声音相当高。

山坡下的人被秋雷的叫声所吸引，有不少人扭头向上看。秋岚还想劝秋雷几句，但见到有不少人向他俩投来不太友好的目光只好住口不说，仅摇头叹息一声。

两人所立处，是一座长满丝茅草的山坡，坡下是密县至登封县的小道。道旁近山坡一面，共有八个奇形怪状的怪人，半环形排开，堵住了西行的小径，八个人中，有一个瞎了右眼，一个瞎了左眼，一个断了左臂安上一条铁手，一个断了右臂，也安上了一条铁手，一个断了左腿，一个断了右腿，一个是驼背，一个长了大鸡胸，八个人身材高大，一个比一个凶猛，豹头环眼，浓眉阔嘴留了已泛灰色的八字大胡，每人身旁悬了一把厚背单刀，两个断腿的人则多了一根双头钢拐的。

东面，一个身材修伟，脸如冠玉的青年人，剑眉入鬓，大眼睛黑多白少神光炯炯，是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英俊青年人，黑油油的长发挽在顶端，用一支白玉发箍绾住，加上了一根青丝发带，一身玉色嘉定绸长袍，腰悬一把古色斑斓的古剑，站在那儿宛若临风玉树，潇洒出群。

白衣青年身后，是三名少女，一个梳三丫髻，一个梳盘龙髻，一个梳高顶髻，一看便知是二主一婢。

婢美，主更美，年岁多在二八年华上下，正是十六七八一朵花的黄金年华，稍年长的一个年长一二岁左右，鹅蛋脸上红馥馥，媚目中流光四射，笑起来颊旁的笑涡儿可令人心醉，媚得更令人受不了，一身水湖绿窄袖子春衫薄得可以，同色长裙迎风飘飘，在薄薄春衫和细小的鸾带中，可看出她的身材确实喷火，盘龙髻上珠翠满头，但看去不俗，而且在高贵的风华中，可估量出她必是大户人家的名门少妇。

梳三丫髻的少女，比少妇更美些，但缺乏成熟女人的风韵，虽则她的身材相当妙，蓓蕾初放，妙不可言，她的风目眼神太厉，几乎破坏了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感，也许是她正在愤怒中，因此看去这丫头定然是一朵有刺的花儿，伸手去摘可能扎手，一身黛绿，绿得生机勃勃。

唯一岔眼的是，她的绣带上挂的不是小巧的香囊，而是一个革囊，鼓鼓地，里面的东西定然不简单。

侍女象一朵刚吐蕊的荷花，俏巧、修长、雅洁、五官和谐，甜甜的莹洁脸庞，小樱唇红似火的。紫绢狭领子长袄，长裙，手中捧着一个紫色长包裹，重甸甸地，长有三尺三寸余，里面的东西也不简单。

三个漂亮的少女和一个英俊青年在一块儿，~~看谁~~谁都不象武林的人物，青年人带着剑，倒象是一个游学书生，~~带着家眷~~带着家眷在游山玩水。

梳三丫髻少女的相貌，与青年人有七分相象，~~看样子~~看样子，两人可能是兄妹。

中间，是三个青年人，被东西两批人堵在山坡下，三个人神色可怕，额上冷汗直流，恐怖的神情流露，中间的青年人戴四方平顶巾，长盘领子青绸纱长衫，薄底子快靴，象个生意人，却在衣下佩了剑，挂了百宝革囊，獐头鼠目，留着小撇胡，年纪决不会超过二十五岁，脸貌虽猥琐，但身材却高有七尺以上，结壮粗实。

左右两人一色青直裰，青帕包头，粗眉大眼，膀宽腰圆，骠悍之气外露，腰带上悬着沉重的虎头钩，定是膂力超人。

向秋岚兄弟俩注目的人，正是八个凶猛残废的怪人，秋岚兄弟虽说是居高临下在向下瞧，事实上距离下面的人群，最多也只有五六丈左右，相距不远。

三个女人也向冈上瞥了一眼，只有英俊青年人似若未见。

秋岚兄弟不再说话，英俊的青年人却向獐头鼠目的青年人发话了：“姓钟的，尊驾还不动手难道真要林某亲自动手不成，你不想林某押你回大洪山青泉山喂牲口吧？”

姓钟的青年人一咬牙，强按心头恐怖说：“林庄主，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令妹，固然多有不是，但不知者不罪，尚请看在同道份上，网开一面，感恩不尽，他日有缘容图后报赎罪。”

“住口！”瞎了眼的怪人大喝，稍顿又道：“在庄主面前，哪有你小子讨价还价的余地。”

林庄主淡淡一笑，歉然地说：“小老弟请见谅，你在三凶之首我青云客的面前，说多了废话对你自己毫无好处，林某是不会听得入耳的，同时如果日后传出江湖，说你探花鼠姓钟的在嵩山附近，白昼大道之中不但公然调戏青云客的妹妹，更在青云客与青泉八丑重重包围之下全身而退的，我宇内三凶之首的青云客还有何脸目在江湖上再称雄道霸？”

“林庄主明鉴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青云客含笑摇手，不许探花鼠往下辩，又道：“人言可畏，众口铄金，别说我青云客担当不起，任何人也受不了，假使异地而处，你在武林中的地位也和我今天一般名震天下的，受到一个江湖小淫贼的……”

探花鼠愈听愈心寒，乘青云客滔滔不绝含笑高谈分心的机会，突然向侧方飞窜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！他竟想乘机遁走逃命哩！”青云客狂笑着说。

探花鼠窜出丈外，身法奇快，岂知眼前青影乍现，断左腿的怪人突然在他眼前出现，正向他咧嘴一笑，那狞恶凶猛的神情令他心中大骇。



他飞退而回，颤声大叫道：“庄主爷高抬贵手，在下决不在江湖透露一个字。”

“太晚了。”青云客摇头，含笑向冈上的秋岚兄弟一指，又道：“瞧！你知我知，还有不少人知，林某名列三凶之首，丢不起人。”

“在下会教那两个小辈永远说不出今天的事来。”

秋岚心中一怔，暗忖道：“这小淫贼未免太可怕，竟想杀我们灭口哩。”

秋雷不是善男信女，怒火骤升，向下大叫道：“你这无耻淫贼该死极了，岂有此理！”

瞎左眼的怪人独眼一翻，大叫道：“小辈，你穷叫什么，你好大的狗胆，在这儿大呼小叫，你凭什么？”

秋雷剑眉一挑，冷笑道：“独眼左龙，你口出不逊，上来，秋某要会会你这位青泉八丑的老大有何了不起的绝学。”

秋岚吃了一惊，低声道：“咱们何必与他们结怨，走吧，他们人多。”

“不怕，人多又待如何，咱们和他们一个个叫阵，不过，我倒想和青云客交个朋友。”秋雷也低声答。

“什么，你要和这个宇内三凶交朋友？”秋岚骇然问。

“不错，有何不可，大丈夫如不出人头地，未免辜负了十载辛勤苦练，我要在江湖上创基业的，不和这些宇内成名人物交往，知道我的来头？”

“弟弟，不许胡闹。”秋岚正色道。

“别管我的事，你对名利淡薄，放得开，只因为你的师父是和尚，我却不是。”

“弟弟，你在玩火。”

“玩不玩火是我的事，请拭目以待，不出三年两载，我秋雷

的名号将震撼江湖，我将成为武林的顶尖儿人物。”

兄弟俩在僵持，下面的人却未上来，独眼左龙本已向上走，被青云客摇手阻住了，大名鼎鼎的三凶之首青云客，似乎今天有点不大一样，第一次向对他手下叫阵的人让步，可能是对雄壮如狮人才一表的秋岚兄弟有点好感。

探花鼠脸色死灰，叫道：“林庄主，如果庄主高抬贵手，石淙庄群雄寻宝大会，在下愿为庄主效劳效死。”

“谢谢你了。”青云客含笑拒绝。

“在下愿永远为庄主执役。”

“敝庄高手如云，你可不配。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

“你必须死。”青云客仍含笑容，似乎死个把人小事一件。

探花鼠一咬牙，向身后两名青衣人低喝道：“上，死中求生，拼了！”

了字一落，他拔剑出鞘，一声长啸，向青云客飞扑而上，招出“神龙舞爪”，五剑合一，剑吟震耳，居然有剑气发出，剑上的造诣相当深厚。

青影一闪，独眼左龙闪电似的掠到，大喝道：“回身接招，小子。”

探花鼠不敢不听，身后掌风压体，直破心肺的内家掌力潜劲令他血气翻腾，不收招转身拒敌老命难保。

“呔”他厉喝，大旋身招化“回风拂柳”顺劲挥剑，反应十分迅速。

独眼左龙身形一挫，高不及三尺，左手上推，揉身抢入，右手发似奔雷，要抓到探花鼠的腰带上方的了。

两个青衣大汉不住发抖，双腿发软，根本不敢移动，站在那儿脸色死灰，怎敢动手，探花鼠得不到同伴的相助，心中更

虚，一招落空，他心中更慌，百忙中双腿一蹬，斜飘入八尺，居然在间不容发中逃出一抓之危。

“好啊！再接一抓。”独眼左龙大叫，如影附形追到，右掌仍向前伸出，左掌变爪猛地一扣。

“噗”一声闷响，探花鼠的剑被抓住了。他大骇，丢剑双手一崩，“脱袍让位”想向后退退出快抓到胸口的手爪。

慢了。独眼左龙出手如电闪，一双手练了可怕的铁臂功，刀枪不入，抓住剑身向身后带，右手突然下沉，不差分毫地抓住了探花鼠的左手门脉，往身前一拉。

探花鼠身不由己，脉门被制力道尽失，失去了反抗之力，被带得向独眼左龙怀里仆倒。

“噗噗噗噗！”四声沉闷的响声乍起，独眼左龙的右手发如电闪，四劈掌如同一瞬间击出，劈中探花鼠的左右肩颈根部，下手不轻不重，恰到好处。

“嗯……”探花鼠只叫了一声，“砰”一声跌了个手脚朝天，昏厥了，口角有血沁出。

独眼左龙一面后退一面说：“稀松平常，他竟敢在江湖上惹事生非，这世间不自量力惹不畏死的人似乎很多哩。”

青云客向两个脸无人色的青衣人道：“喂！你两位是探花鼠的什么人？”

一名青衣大汉结结巴巴地答：“是……朋……朋友。”

“贵姓？”

“小……小姓骆，名……名思。”

“骆老弟，劳驾，把你的朋友活埋在路旁，脑袋要露在外面。”

骆思浑身象在筛糠，抽着凉气说：“爷……爷明……明鉴，请……请不要让小……小人落了个无……无义匹……匹

夫……”

“好吧，那么，你两人也不必活了，左龙，你……”

“饶命……小……小人这……这就动手。”骆思急叫，他真怕死，犯不着也赔上两条命。

青云客向路边一指，说：“那儿有两个干水坑，再挖一尺来深便可以了，找一块大石来，我要替他立个碑。”

两大汉一个挖坑，一个去找石块，往东，是土冈、乱茔、麦田、黄土，石块是稀罕的东西，不易找，往西，这儿距石淙村不到三五里，小溪水浅，溪西是土石冈，冈西便是石淙溪，再西便是石淙村，那是这一带附近数百里中，唯一奇石怪崖构成的地层，比嵩山更胜更奇，大汉往西找去，八丑没跟去。

青云客向土冈上招手，含笑地叫：“小兄弟，何不下来一叙？”

他笑的十分潇洒，风度极佳，秋雷成竹在胸，毫无所惧地往下走，秋岚知道难以阻止，不放心乃弟的安全，也无可奈何的跟下来了。

两人穿一身蓝色劲装，秋岚赤手空拳，腰带上只佩了一把一尺二寸的匕首，是用来防备野兽的解剖刀，秋雷则佩剑挂囊，威风凛凛。

兄弟俩一般儿高大、雄壮，脸貌有七分相象，但秋岚的上唇，留了八字胡，虽也生得剑眉虎目，但眼中没有秋雷的慑人奇光，看去和善可亲，而且时泛笑容，秋雷不同，不仅目光凌厉，傲气形于表面，嘴角常出现傲世者的古怪神情，举止间有不可一世的神态流露，总之，这是两个教养完全不同的亲兄弟，一个为人随和，一个锋芒毕露，气质迥异。秋岚大秋雷三岁，已经二十二岁了，十九岁的秋雷，正是野心勃勃的最危险的年龄。

按理，秋雷决不可以走在哥哥的前面，但他却走了，他对哥哥的胆小畏事深为不满，同时，他认为哥哥根本不配做个武林人物，轻功既差劲，拳脚也不行，这在以艺取人的武林中，差劲的人活该抬不起头，武林无辈，江湖无岁，他眼中那还有哥哥的地位存在。

到了坡下，秋雷抱拳行礼，含笑相问：“兄台气宇超群拔俗，果不愧称字内大名鼎鼎的青泉山庄庄主，在下有幸，得遇兄台的虎驾。”

“呵呵，好说，好说。彼此，彼此。老弟的气宇风标，更胜兄弟三分哩！老弟高名上姓，可肯让林某识荆？”青云客豪放地答，回了一礼。

一旁的三位少女，不住向兄弟俩打量，秋岚被看的心中怦怦地跳，扭头向青泉八丑打量。

秋雷却不在乎，一个目无余子、雄心勃勃的青年人，骄傲令他胆子比任何人都大，对谁也不在乎，几个美丽的少女向他注目，他高兴还来不及，有何可怕？他含笑地答道：“小弟，姓秋名雷。”

“哦，秋老弟，令师……”

“家师人称终南狂客。”秋雷傲然地接口。

青云客不敢托大了，重新行礼道：“难怪，令师原来是二龙二凤二狂人的终南狂客崔前辈的，幸遇幸遇。”

“呵呵！论江湖名望，小弟该向兄台执晚辈礼哩！”秋雷高兴地答，其实毫无执晚辈礼的意思。

青云客也不在乎，笑道：“不敢当，岂敢岂敢，这些年来，江湖中虽说传出什么二龙二凤二狂人，三凶三邪三菩萨的口头禅，其实在这十五个人中，老的年纪已有上百高龄，有些不过二十左右而已。兄弟名列三凶之首，年纪只有三十，怎敢忘称

前辈，叫老了哪，那位是……”

“那是家兄秋岚。”秋雷为哥哥介绍。

秋岚含笑行礼，客套地说：“幸会幸会，小弟武林末流，尚请多赐教益。”

“好说好听，老弟也是终南狂客的弟子么？”

“他呀？”秋雷怪声怪气地答，接着笑道：“兄台当不会忘了四川嘉定州的凌云寺，家兄随一个叫做虚云上人的老和尚练筋骨，每天到大佛下礼佛，不时救一些覆舟遭水劫的凡夫俗子，说是积功德哩。”

青云客剑眉略锁，惑然地说：“虚云上人，虚云……唔！没听说过这号人物，峨嵋的排名中，也没听说过哩！”

秋岚洒脱地笑笑，说：“家师一生以苦自励，以救众身为本，不妄言普渡救世，不问种善因收善果，但求尽一己之力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所具防身拳脚，皆为防身避兽之用，不登大雅之堂。虽卓锡于峨嵋之旁，却与峨嵋高僧一无往来，既非武林中人，庄主自然不知家师的名号了。”

青云客虎目中闪过一道奇异的神采，一闪即逝，突然身形一闪，捷逾电光石火，但见白影一闪的，五个指头已到了秋岚的胸口。

秋岚大惊，骇然叫：“林庄主……”叫声中，双手一崩，也用的是“脱袍让位”，拙劣得紧。

他反应太慢，手脚不灵光，双手刚出，青云客的指头已经着体。

青云客不制穴，手抹胸而往外拂，不偏不倚抓住了秋岚的左膀，手到擒来。

“噗”一声闷哼，秋岚的左小臂向上翻，格中青云客抓住肩膀的小臂，如击败革，毫无受力处。

青云客淡淡一笑，用上了三分劲。

“哎唷！放手！放……”秋岚龇牙咧嘴尖叫，状极痛苦。

青云客放了手，迎向一掌拂到的秋雷，秋雷见乃兄被制，毕竟手足情深，怎能不出手解救，一掌拂到青云客的肋下，捷逾电闪，潜劲如山。“啪”一声脆响，两人的掌背接实，罡风乍起，劲风直荡五尺外，两人同时侧飘八尺。

“咦！”青云客讶然叫，意似不信的注视着秋雷。

秋雷豪气飞扬，缓缓散去手上凝运的先天真气，笑道：“兄台好浑雄的掌力，内力修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了，可喜可贺。”

青云客摇头淡淡一笑，说：“别往兄弟脸上贴金，老弟果然不愧称二狂人的弟子，年纪轻轻便已将先天真气练至八成火候，假以时日，而且决不会太久，武林不但有老弟一席之地，跻身于武林绝顶高手之林决非难事。老弟台，林某交你这位朋友，如何？”

秋雷不理睬秋岚投来阻止的眼光，抱拳行礼道：“多承抬爱，只怕小弟高攀了……”

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，何必过谦？”青云客爽朗地答。

“如不嫌弃，小弟愿追随骥尾，与林兄并肩行道江湖。”

“欢迎！有老弟同行，愚兄感到万分荣幸。”

秋岚突然大声道：“弟弟，不可，你忘了扫墓之后，和我上青城的事了？”

秋雷摇摇头，断然地说：“我不去了，反正事隔多年，问不出所以然地，何必空跑一趟？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你不回终南了？”

“师父已经叫我下山磨练，回终南干什么？”

“不，弟弟，磨练江湖固然重要，但你该知道学无止境，你距登堂入奥的境地尚遥之又遥，必须再苦修三年五载再……”

秋雷不耐烦地挥手，暴躁地说：“哥哥，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，再练三年五载，进入江湖仍然是个默默无闻的角色，我为何不利用这三年五载的岁月，好好在江湖中创立基业。”

“你到底认为什么是你的基业？”秋岚关心地问。

秋雷的话已溜到嘴边，却又咽回口中，瞥了青云客一眼，转变话题说：“别说了，哥哥，你自己走一趟青城好了，我的事情请不要管我好不，任何人也无法动摇我的决心，我有我自己该走的路，你回到嘉定州救你的落水客好了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天下间除了名利二字，可以说万事皆休，名利双收之后，天下无难事，象你，师徒两人在江边救人能救多少？假使是一个名利双全的人在那儿主事，多集船只多雇人手从事。比你两个人从事不是有效得多么，当年海通和尚化缘建造压江大佛，前后经过十九年光阴方大功告成，如果换了一个字内闻名的人物出面筹建，不消三年二载便可完工大吉了。”

秋岚摇摇头，一字一吐地说：“世间不会有这种人出面做功德，名利双全的人，决不会有此善心……”

“会的，我如果名满天下，富甲王侯，我会的。”秋雷抢着说，豪气飞扬。

“你如果真有名满天下富甲王侯的一天，你会忘记你今天所许诺的任何诺言……”

“好啦！好啦！你把你弟弟瞧扁了哩。你走吧，我要和林兄结伴遨游江湖。你如要有出息，何不也结伴同行？”秋雷极不耐烦地叫。

秋岚知道多言无补于事，只好说：“好吧，弟弟，好自为之，我祝福你，切记不可被利欲熏心，别忘了要光明正大地做人。”

说完，向青云客行礼告辞，垂头丧气地向西举步，经过青泉八丑身旁，独眼左龙突然骂道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，一个庸碌无能



的人，就会说些不中听毫无骨气的话自我解嘲。”

秋岚停下脚步，冷冷地瞥了独眼左龙一眼，吸入一口气，突然扭头向秋雷说：“弟弟，如果你忘了光明正大做人的话，我会再劝你回头的，珍重再见。”

“请放心，我会的。”秋雷点头答。

秋岚扭转头上路，他清晰地看到梳双丫髻少女，正用奇异的眼神目送他举步，也清晰地看到独眼左龙不屑地向他撇嘴，并冷哼一声，他深深叹息，沉重举步走了。

两个青衣大汉已将巨石和土坑准备妥当，青云客喝声“埋！”被击昏了的探花鼠已经苏醒，但浑身动弹不得，眼睁睁被他的两名同伴将他的腿屈起，塞入土坑之中，他脸色死灰，嘶声大叫道：“林……林庄主，饶……我饶……一命……饶……”

“覆土！”青云客含笑举手一挥。

探花鼠不住地哀号尖叫，但碎土掩至胸口，他已叫不出声音了，脸部变成紫褐色，张口猛吸双目外突，渐渐地，已鼻中有血沁出，已没有任何声音发出了。

青云客指了指巨石，向秋雷笑道：“兄弟，何不替这该死的东西立碑？”

秋雷对探花鼠的濒死痛苦，竟然毫无动容，瞥了巨石一眼，心想：“他在考验我的造诣了，我岂可示弱？”

但他不愿失礼，客套地说：“林兄乃是主人，小弟岂可造次？”

青云客也就不再客气，俯身伸指说：“兄弟，我留上题给你。”

他食指一伸，一触石面怪响即起，石粉应指而落，嗤嗤有声，他在中间划着：“探花鼠钟成埋骨之处。”下款是：“青云客林立。”